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十





封禪



古者帝王之興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

成功也禮云因各山升中于天封禪必於泰山者亦以告太平也其高順其

上也告成也刻石封訖而禪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其高順其

記于著已功跡封訖而禪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其高順其

封土於山而禪梁甫之階以泰山高為尊故以厚為志增泰山之

高以報天厚梁甫之階以泰山高為尊故以厚為志增泰山之

於天地若天厚地之更高原以報地則天之命功成事就有益

者也其能以其道配成高厚德故禪梁甫亦以告太平也

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齊桓公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

而魯有九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齊桓公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

山名也周室有言見于經傳李者疑焉齊桓公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

不在此則十二君而無言見于經傳李者疑焉齊桓公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

在梁父東山名也齊桓公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

禪亭也齊桓公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

云云。禹禪會稽會稽在湯依禪云云其所封皆於泰山

○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社首在泰山下其儀不

存晉之時禪社首禪社首在泰山下其儀不

疾莫不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而於是管仲觀桓公不可

以馬盛因我之事曰古之封禪必上之表此里之木

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忍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國

秦始皇平天下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

齊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

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糝音其皮以為度

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文曰事天以禮立

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內莫不郡縣四屬八

石函金泥玉檢之事焉從陰道下禪梁甫其禮頗米素祀之

祝雍上帝所用封藏而皆秘之固不得而記焉封禪之後十

皇極經世一書詩云文事皆為曰始  
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

武帝立二十八年元鼎中汾陰得寶鼎遂議封禪而羣

儒不能知其儀又牽拘於詩書古文於是帝盡罷能諸儒三月

東上泰山命人上石立之泰山巔石高二丈一尺方博皆三

尺壇及壇皆廣長十二丈增高三尺帝因東至海上四月還

至奉高晉太康郡國志曰奉高戶二千五百六戶此為奉高

在魯西由四里又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

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子侯禮法去病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

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晉太康郡國志曰梁父泰山禪

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

茅三香為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蜚禽及白雉諸物

頌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

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

壽改元為元封時作明堂於汶上太史公曰其封禪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

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二月帝幸魯過祭泰

山及梁父三十二年詔梁松按索河維識文言九世封禪事

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漢記曰羣臣奏言封禪告成為民報

取頌也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

東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盡藏方石牒厚五寸長

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

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契深四寸方

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二其一

方一寸二分其一一方三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校長

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

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

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  
立壇之天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  
二月封禪故詔梁松故因故封石室煖更加封而已及一

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泰山宗廟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  
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齊之也方民也承天之故尤宜章明

奉圖書之瑞今因舊封竄竄之也女嫁故石下以非重命之義受  
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使泰山郡及魯趣罷石工宜

取完清石無必五色令印工刻玉牒書書松刻方石中命容  
玉牒二月帝至奉高遣侍御馬蘭臺令中將王先上山

刻石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祀  
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孔子後喪成君此助祭位事

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此祭今親升告功宜  
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特性於常祠泰山更告祠泰山如

親耕龜劉先祠先農先故事至食時帝御輦升山日中後

到山上更衣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  
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至親封之蓋大常

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  
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事畢皇

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  
甲午禪祭地于梁甫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祀如元始中

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後改禪曰禪神之日除四月巳卯大赦天下  
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

金匱玉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性告至高廟太尉奉  
匱以告高廟藏于廟空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  
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亦不行

晉武帝平吳大康九年衛瑾議封禪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  
議也瑾等又奏至于用三詔報絕之

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參士山謙之章其儀注舊  
師南逼其意乃息孝武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大宰江  
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不從

有巡狩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行

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文帝命牛弘等制定其禮帝曰  
此事躬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

貞觀十一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按封禪者本以功成告  
於上帝天道崇質義取醇素故藉用葦秸鐔以充醴又按梁  
甫其謂梁陰近代設禮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壇在  
於山北又議吳天上帝壇將封先祭義在告神因當為壇下  
路先陳齋潔贊饗以畢然後登壇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  
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太祖景皇帝配享  
壇方十二丈高丈二尺又議制玉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  
玉檢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函請隨璽大小仍纏

以金繩五周又議玉冊四枚各長尺三寸廣寸五分每冊五  
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方地祇一奠高  
祖座又議金匱長短令容玉冊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  
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三枚以為冊  
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  
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  
四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南升曰陛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圓  
壇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今請於圓壇上安方  
石璽絨既畢加土祭以為封高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  
益封玉牒書藏其內祀神之所土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  
詳前載方石絨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為秘固請依今用  
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為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  
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後漢建武  
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

王之休烈其義大矣註刻刻立碑明揚功業又議設告至壇  
曰既至山下札告至柴于東方上帝遍于羣神今請其壇方  
八十一尺高三尺陞仍四出其禪方壇及自餘儀式請如今  
禮仍請柴祭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詔從此議  
餘皆罷之遂附制于今禮太常舊以封禪降神樂歌並用郊  
樂本謂神所高遠聲與諸樂所出之聲不同故於宗廟之下  
宣揚其樂其來於心下播於於宗廟之下播於宗廟之內而大山  
五之上六神所聽不可謂之樂也樂聲應於國內而大山  
之下神其可得乎又毛詩周頌如如樂聲應於國內而大山  
二篇各別足見樂明謂宜採周頌如如樂聲應於國內而大山  
上天請皇靈於東岳於事合古其後竟從後仁之於麟德二  
年有司進儀注於大嶽南四里為圓壇三成十二陞如圓立  
之制壇上飾以青四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壇及壇三重又造  
玉冊三枚皆以金繩編玉牒為之每牒長尺二寸廣寸二分  
厚三分刻玉填金為字又為玉匱一以藏配坐冊各長尺三  
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纏處刻為五道當封處刻深二分  
方寸二分又為黃金繩以纏金玉匱各五周為金泥以泥之  
為玉圭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圭以封金玉匱又為石匱  
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谷玉匱  
兩旁施檢處皆刻深二寸三分闊一尺當繩處皆刻深三  
分闊寸五分為石檢十枚以檢石匱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  
寸皆刻為印齒二道深四寸當封處方五寸當通繩處闊  
寸五分皆有小石蓋制與檢刻處相應以檢檢於封泥其  
檢立於匱旁南方北方各三東方西方各二去匱隅皆七寸  
為金繩三以纏石匱各周徑三分為石泥以泥石匱其泥朱  
石和方色土為之為距石十二枚分距匱隅皆再累各闊二  
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匱隅相應以五色土封之  
泰山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四出陞壇上  
飾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壇隨地之宜又為降禪壇於封首山  
上方壇八隅一成八陞如方立之制壇上飾以黃四面依方  
色三壇隨地之宜其玉冊玉匱石檢距石當三月封記

之制又以高宗太宗配神社首以太穆文德皇后同配皆以  
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  
皆隨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製於厚奉天以薄  
又今封神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結席一時行  
禮文質頗乖駁而不倫深為未愜其封祀降神所設上帝后  
上位先設藻潔結瓦甌瓢杯等物並宜改用茵褥罽毼其諸郊  
祀亦宜准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蒼白土地祇褥以黃配  
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時帝褥皆以方色內  
官以下席皆以莞三年春正月戊辰朔有事于泰山親祀昊  
天上帝於封祀之壇己巳登于泰山行封禪之禮庚午降禪  
於社首山壬申大赦天下改元乾封武太后天冊萬歲二年  
臘月甲申登封于嵩岳大赦天下改元為萬歲登封丁亥禪  
于少室山開元十二年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所司與公卿  
諸儒詳擇典禮先為備具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等  
與禮官撰東封儀注時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項侍中原能  
禮撰社首壇項禮部尚書蕭瑄撰朝儀  
聖德焉

**禮曰**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  
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泰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  
外儒者以為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  
武當時自以為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  
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  
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  
抑可信乎蘇子由文

**禮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  
懷柔百神也後世享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誦說者為說  
以希世士謂之封禪實自秦始皇始古无有也且三代不封禪  
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  
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尤倡其議獨魏謩



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  
礼房喬裁定之證亦預焉正觀之末隻欲東封以事而止  
高宗明皇帝遂徑行之終唐之世惟抑宗示以封禪為非  
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礼之失也  
又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鹵簿

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周制九良車不在等者其用  
制以給遊燕及恩惠之賜從軍所  
功少亦女曰作之有功有法治也則屬車之流及周之未  
諸使有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屬車之法駕半之左  
八十一乘薛綜曰屬車皆相連屬也皆在後或行法駕半之左  
右分行其車皆皂蓋亦裝木輻輳戈矛各嚴尚書御史所載  
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為省中小事後官謂曰豹尾  
之道路故道過後也周乃得解皆所以成不虞也淮南  
子曰車正執約波所以制正其度也省中即今之殿內  
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  
大僕大將軍參乘祀天於甘泉用之

明帝上原陵光武大喪並因前代為大駕用八十一乘

祀天南郊則法駕用三十六乘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

奉車郎御史侍中參乘前驅有九旂雲罕徐廣曰遊車九乘  
前史不詳形也

武王克紂百夫荷罕以先驅張平鳳凰車關戟車

皮軒車鸞旗車後有金鉞車黃鉞車司馬法  
曰夏北

黃門鼓車黃門令校駕祀天南郊祀地明堂宗

廟志首謂之小駕每出大僕奉駕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

書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法以督整車騎謂之

護駕春秋上陵尤肖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

制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公駕

一中道或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

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鼓吹正二人引次洛陽

令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

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軺載史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

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二戰吏六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戰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戰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記居左衛尉居右並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倉戶等曹屬駕一列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戰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函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函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函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戰吏二人麾幢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函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黃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左右各四行外太戟楯次九尺楯弓矢弩並熊渠次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門將騎中道次九遊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駕駟中道次闐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郡二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

引仗左右各九尺楮弓矢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  
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  
高蓋中道左單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  
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郎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  
各四行細楮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  
殿中校尉一行次欄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太  
將軍參左右又各增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楮二  
行九尺楮一行刃楮一行細弩一行細跡禽一行楮斧一行  
刀楮一行逆細楮殿中司馬都尉殿中校尉為左右各十三  
行金根車建青旂旂十二左將軍騎右殿中將軍持繫腦斧  
夾車車後衣書主賤步徒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  
中道侍中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  
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次  
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  
黑在右次大輦中道大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次青立  
軍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  
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建旗十  
二旂如其色立車正豎旗安車邪拖之次闌楮車駕駟中道  
無旗衣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旂熊渠督左次飛督右  
次御輅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樂車並駕  
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左  
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  
右又蘭臺令史分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  
圍薄及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  
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  
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  
一人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  
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次卓鼓車駕牛二乘



漢武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  
尹大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  
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  
宴離宮則設之天賜二年初改大駕由麗廡行更爲方陣鹵  
簿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建五色車旗各馭其  
方諸王導從在中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  
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箱官甲者先引王公侯子車轡魏  
伯勇旋擊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絳黑

煬帝大業初復備八十一乘並如犢車紫通幟朱絲絡黃  
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後帝嫌多大駕減爲三十  
六乘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

大駕屬車十二乘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  
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衛內其鹵簿制具開元禮

應曰天下之分愈嚴由夫天下之制愈備也愈備而愈嚴

惟善反者惟能制其後古之聖人其初爲是君臣也非以  
甚貴自私而居天下以甚賤也生而群群而欲欲而假物  
以爭也其勢必有所聽於是戴吾而君之附吾而臣之蓋  
其不得不尔也夫既君其身而天下且臣屬乎我矣不爲  
其分以閑其易而杜其漸則僭且攘之患吾恐末如之何  
故居馭服食之際每每特異於天下天下亦安之於其分  
曰必聖人而後可以食此必聖人而後可以服此必聖人  
而後可以居此否則皆非其宜且君臣之道至是始得無廢  
聖人之慮蓋自至是足矣自文弊於周據天下之雄圖者  
若謂空名虛器不足以立於公侯之上偃然自肆以震撼  
其下非極其尊嚴盛其儀衛不可也離宮之後馳道之麗  
從車羅綺馳騫紛紜前旌後旗照耀揮霍自戴吾之民視  
之秦之制非不備秦之所以馭君臣之分者非不嚴也而  
豈然動乎中者亦不自禁於東遊之見然則聖人之爲是

分與制皆無乃適以啓天下之耻媿也乎應幸

**禮** 國家肇造之初承五季草創之後法制之駕故舊  
之備大率尚仍簡陋雖得長興南郊鹵簿圖字僅可攷正  
而闕略滋多自陶穀為禮儀使始定鹵簿之制其導駕押  
仗之服則從開元五色之禮其挑杖次第之色則從五行  
相生之次其乘輿則增造五路其奉引則備用六引作於  
乾德之四年成於開寶之二三年而用於開寶之四年軍衛  
儀羽之盛一新於述文欽典之餘聲明文物自是遺之乃  
出矣熙洽相承儀容愈偉郊祀藉田畢陳大駕明堂裕享  
率用三引夫豈為於前者其美既彰則為於後者當益盛  
其澤也乎若乃天聖渙其采章宣和新其制作徽圖室記  
載在祕府今披而視之尚猶聳然而作如望旗頭之塵不  
嚳馬車之音况生為太平男子哉陳孝士文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二十八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禮記卷之四十四 天子敬父



孝之所施者博矣用力寡而見功多未有若此者也堯舜三代未始不以此道治天下而天下亦未始不由此道而後治也黃中文

**三**昔唐文皇為高祖置酒未央宮奉觴以謝平日之教誨肅宗為明皇執轡於望賢宮明皇頤左右曰吾昔為天子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憲宗却昇平公主所獻女口曰上皇不受朕何敢違三帝之事當時指為盛觀而信史錄為美談然臣以謂太宗之孝在夫緩懷中國招徠回夷創立紀綱使後世子孫得以憑藉扶持而未失之稱慶尤為繫文肅宗之孝在夫恢復兩京削平諸叛使王京再造得以安富尊榮而望賢之執轡尤為末節憲宗之孝在夫平吳蜀定淮右以致河北諸侯挈板圖以歸天子而却升平之獻尤為細謹嗚呼太宗憲宗事親之道固有不及堯舜者臣獨喜夫有以復於前王而無愧辭也李厚遠著

### 養老

**國**氏深衣而養老凡養老之制皆其時王所與羣臣燕之服也也有漢氏賈深衣而已孔穎達云人君若養老有四種一具養三老五更二具是子孫為國死莫而王養死者父祖三具是養發任之老四具是引少教年養無人之老四代皆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而用燕禮庠養也上庠在都下庠在左學小學也其禮尚矣憲養氣体而不乞言憲法也在國中王宮之中也法其燕行日五帝則有燕也有善則記之為博史博史史也

**國**氏燕衣而養老燕衣制而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而用享禮陳年東序也亦大事在國

**國**人編衣而養老編衣尚日而養國老於古享養庶老於左享而用食禮音以

**國**制玄衣而養老素衣養國老於東膠膠之言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各室其兼用虞燕夏食之禮兼用也也凡燕夏用秋冬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



國老月令仲秋天子養養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五十養於  
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亭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  
至九十使人受几三王養老皆引年乞言合語之禮皆卜樂  
正詔之於東序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視享大昕設徵所  
以警眾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樂充元  
之聖焉有司行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  
三老五更奉老之席位焉適飲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  
退稍之以葦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下管蒙舞夫武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  
子男及羣吏曰及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食三老五更天子  
心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于所以教諸侯之節也  
**禮記** 永平二年三月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師曩  
臣食于辟雍漢直以一公為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  
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者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

也盧桓曰選三公老若為三老皆服都紵大袍卑衣卑緣領

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  
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軟輪迎送  
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拜交禮首自階階三老中自賓階至  
碑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外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復天子親  
相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饗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

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記 五更然否曰漢初與云三老為天

儀章曰欲令三老各拜其門揖授禮也漢禮中與定禮  
事父母之道也若各拜是使天下各子拜也漢禮中與定禮  
服猶以非親之故各子拜士見異國君亦各士拜是皆不  
視猶子也漢禮曰漢儀於門拜交禮即各拜矣中與定禮  
後約議後已革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者故也

**禮記** 以魯不為三老亦以魯不為三老又以李充為三老

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養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  
接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糝泥土相半不可飲

食依此詔漢代為以表達為三老賜以玉杖



賜節鳩者不用之  
為欲老人之不明

**禮記** 其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太李  
命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  
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  
不砥礪

**後漢書** 文帝 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為三老前大鴻  
臚卿游明根為五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  
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於五更行肅拜之  
禮賜國老庶老衣服者差既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  
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  
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  
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  
海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復  
德音當尅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輦一乘詔曰三老

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

**北齊書** 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齊於國太皇  
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摠章堂列宮懸王公以下及國  
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貴安畢迎三老五更于國太  
並進賢冠玄服黑馬素帶國子生黑介績青衫單衣乘馬從  
以至皇帝釋劔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  
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文履各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  
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  
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  
帝拜三老羣臣皆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面南拜五更進珍  
羞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酌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醢  
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  
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鵝  
杖黃帽有鵝杖給

保定二年詔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各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帝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冠是國公且盧率升階正躬皇帝升立於斧衣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祖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帝後皇帝曰微嘗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各曰木從繩則正右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

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拜拜受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

**大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眾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天寶八載開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禮記**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之也王制曰九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享禮商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序養庶老於左序周  
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  
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黻衣而養老商人  
皐而祭編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黻衣而養老九四代之  
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鄉大夫之致仕者爲國  
老士爲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校年以行復除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也養老之禮有  
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失矣欲爲人子而不可得也無  
兄矣欲爲人弟而不可得也是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  
之爲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弟也親冕而  
摠于祖而割持執爵而饋執爵而獻祝饗在前祝饗在後  
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  
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  
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佗人爲父兄天下之民敢遺其親  
父親兄乎是一幸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

伯文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二十九

禮

五宗

周制別子為祖

諸侯庶子別為後代始細者也別子為公

王族故稱別子也為相若別子孫為卿大夫為士為

始相諸侯稱別子也為相若別子孫為卿大夫為士為

別子也其並為後代也繼別為宗別子之代下為大夫

也孔穎達曰別子之代下為大夫為士為

別子也其並為後代也繼別為宗別子之代下為大夫

謂別子之為庶子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五代則

大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祖者五代則遷也君而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



宗已高祖庶也則遷而唯宗大宗耳。○晉杜元凱宗譜曰別  
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大  
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叙辨親疎之別是故百代不遷若無  
子則支子為後雖七十無主婦若殤死則縗經加一等以兄  
弟之列代之殤無為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為之齋縗  
其月數各隨親疎為限雖尊卑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絕則為  
之齋縗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  
大宗然則繼體君為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  
為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  
絕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  
別子之母弟亦得為祖或云命妾子為別子其嫡妻子則遷  
宗於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  
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疎為此姊妹出嫁  
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賀循宗義曰古者諸侯之

別子及起於是邦為大夫者皆有百代祀之謂之太祖太祖  
之代則為大宗宗之本統故也其支子旁親非太祖之統謂  
之小宗小宗之道五代則遷當其為宗宗中奉之加於常禮  
平居則每事詔告死亡則服之齋縗以義加也又喪服要記  
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為一宗之  
祖也無故也注曰母弟於妾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為  
祖也庶兄弟既亡之後皆皆成一宗之始祖即止所謂別子為  
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為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也謝曰  
實公之亦成元規云庶非諸侯別子始是邦而為大之者其  
後非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玄亦曰太祖謂別子始爵者  
也庶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  
子有十人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循云別子為  
祖不限前後此也傳純問賀曰要記云庶兄弟既死之後各  
自為一宗之祖其嫡繼之各為大宗此是大傳所謂別子為  
祖者也然則別子有十便為十祖宗也而母弟之後獨無大  
宗母弟本重而後輕庶弟本輕而後重其義何乎又王氏以  
別子為祖諸侯母弟則不為祖矣杜氏以為始封之君別

子一人爲祖二家不同願聞其說答曰君之母弟之群庶兄弟俱爲別子之後俱爲大宗而難云母弟之後獨无大宗不審此義何所承乎以僕所定母弟爲宗不應有疑則本輕後重之難無所施也又按禮別子爲祖限前後此爲母公之子皆別子也則魯之三桓鄭之七族盡其人矣王杜二義不同者二儒通識不應有悞倘所言者自有所施不見其文淺季所見謂如上義傳又問曰大傳云其士大夫之嫡公子之宗道也請解之答曰士大夫者謂庶昆弟之仕位也其士大夫之嫡者謂公子之子孫各祖其別子大宗之道又由此而成故重言公子之宗道也商浩問范宣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答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一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爲別子各宗其嫡子以爲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後百代不迂之宗者也所以舉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爲小宗故特舉嫡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稱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嫡庶耳至於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釋也曹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其士大夫之嫡者此爲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之子孫位爲大夫者各祖別子爲始祖各宗其嫡爲大宗嫌庶子小宗之後猶不得爲嫡故通稱嫡以明之後代皆應同正也庾亮問賀循曰按禮宗子之服傳代不迂所以重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枝昭穆歷百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從事於典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文唯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法君其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爲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黨無君臣之懸則宗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厭宗嫡歟

不遷服紀止五族故不復別見其義也今既無士大夫依禮  
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以來諸私  
服於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總有服者無加又不詳此為各以  
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謙而不敢私重其宗耶將此之由  
自有所承願告旨要答曰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  
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  
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自然舊義豈非別子  
起於是邦而為大夫者便為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  
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  
太祖別子始爵者也豈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  
起於是國盛德特以為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  
族序親之族人服之皆宜始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  
絕屬皆齊衰三月代衰禮替數之者少吳中略無此服中土  
總而不齊其所由來以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  
或以非代封為嫌也王襄荅問曰其兄是嫡長家有代封弟  
是庶生遭所生艱先以第二兒後其嫡兄嫡兄早卒其兒於  
家為是小宗不答曰記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祚為小宗  
今此兒乃係數代嫡伯父所承若是別子則為大宗一代不  
遷者也所承若是係祚則為小宗五代則遷者也小大之名  
係之伯父此非兒之謂也

周制由是問云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不為  
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於殤也其祭之就其  
無子但主其也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宗子孤為殤言孤何也聞  
人通漢曰孤者帥傳曰因殤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為殤  
亦不殤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  
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  
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為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此亦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无父母取服



柳巽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歿衣冠不純采故言孤  
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  
斷何乎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  
**禮記**宗晉賀循宗義曰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  
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米改易名字皆  
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  
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親從之若宗子時祭則告于同宗  
祭畢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為男主宗婦為  
女主故云宗子重七十無主婦以當合族亂宗故也凡所告  
子生宗子皆書于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  
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  
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无統故立宗之位既定則常尊歸  
之理其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  
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為宗子者重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  
而奉以為主重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于  
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變回淫亂行出軌道  
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  
權也

**禮記**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  
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  
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祚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  
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  
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  
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祚其父而  
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重百世而宗子死  
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祚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  
後別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祚者親兄弟為

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  
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  
宗以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祢者與本  
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  
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尊无  
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  
可以收合天下之心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其可  
惜也老蘇文

**禮記**吾於五宗見孝悌之至焉高祖以上遠矣而數十百  
世尊其正躰不忘祖也何孝如之祖免以外疎矣而合之  
以食序以昭穆厚同姓也何悌如之先王所以治天下此其  
本也李太白文

### 鄉飲酒

周制鄉飲酒礼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

者冠衣帶素鞞自履先生鄉中致仕者實介也士實介  
也古者年七十而致仕于鄉大夫各名曰父師士名曰師  
而教養焉有知鄉人之貧者是曰大夫流而謀之實  
若以為實其受為介又其次為賓而與之飲酒賓席牖

前南面主人席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眾賓之席皆  
不屬焉數安賓席於賓席西介屬不相罇兩壺于房戶間玄

酒在西西尚設洗于階東南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  
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階階上當楹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楹

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謂當塗揖也主人坐取爵  
實之賓席前西北面獻飲進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

也賓進受爵復位主人階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賓少退  
醢脯五挺薦進也進之者主人賓升自西方外階上地乃

設折俎賓坐左執爵祭脯醢音特賓升自西方外階上地乃  
奠爵于薦西祭者祭薦也奠爵于薦西

與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酌主人主人階階上拜賓少  
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  
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礼祭者祭薦也自席前適階上北面

坐卒爵以奠出對遂拜執爵以奠西階上各拜白帝前若齊酒

降由主人坐奠爵于楹端主人伏解酬作階上北面坐奠此方

遂拜執解與賓西階上各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坐祭遂飲主

人實解賓之幣前北面西階上主人進坐奠解下薦而主人

揖降立于階西當西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升賓主人以介

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序端主人少退介進北面

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人少退主人拜於介右主

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乃設折俎祭如賓禮自

南方降幣北面坐卒爵以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主人介右各

拜不齊不介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就南授之也介自為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

與介各拜主人復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

眾賓眾賓各各拜三拜一拜者亦為不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

楹下賓爵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若者也其

主人拜送奠於坐祭立飲授主人爵降復位禮者禮眾賓

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升簡每人一獻則薦諸其席主人

以爵降奠于篚不復揖讓升即席設席于堂廉東上為工布

禮曰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長工人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

鹿鳴四牡皇者華三者皆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

白華華黍禮也南陵白華二黍小雅篇也今士乃問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立歌南山有臺生由儀問代也給

雅篇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頻給

謂歌與樂夫入房中之樂也工告于樂正歌備樂正

告于賓司正洗解升自西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

变于賓司正告于賓司正實解降自西階北面坐奠解退共

皆少立階間北面東面其南坐取解不祭遂飲

坐奠解于其所退立于解南立於其南以祭也賓北面坐

取俎之西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幣立于賓東物也

主人受饌賓拜送于主人之西階主人西階上酬介介

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旋

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司正退

于序端東面拜以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司正降復

人曰請坐于賓乃羞以羞以羞

無筭爵行無數而止也賓出奏咳言成終日宴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有終也

司徒職云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三物者

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

與其賢者能者以賓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禮也

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

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

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

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

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

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樽於房戶之間賓

主共之共樽者人臣卑不專樽有玄酒貴其質也教人不

忘本也酒本古也古者无牲用狗享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

東方也氣主養也狗所以養實陽羞出自東方房主人共之也

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賓主象天地也介撰象陰陽也

三賓象三光也證之三也象月之三日成魄也四面之坐

象四時也陰陽助天養成三賓象天三光者三光

亦之於天也又曰介撰以象日月日出於東也

象四時也陰陽助天養成三賓象天三光者三光

亦之於天也又曰介撰以象日月日出於東也

三州在也凡生於西介所在此也三光天地巖嶽之氣始於西  
南而盛於西北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主  
人尊實故坐實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實之者接人  
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言實以成德也主人者接人以仁德  
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僣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孔子曰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謂教也  
酒之節朝不發朝莫不察文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  
知其能安燕而不亂朝夕朝暮事也不廢謂朝夕則其止也終遂猶充備也  
鄉飲之義君子所以相接尊讓執事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  
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  
以正身安國矣

**晉書**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于李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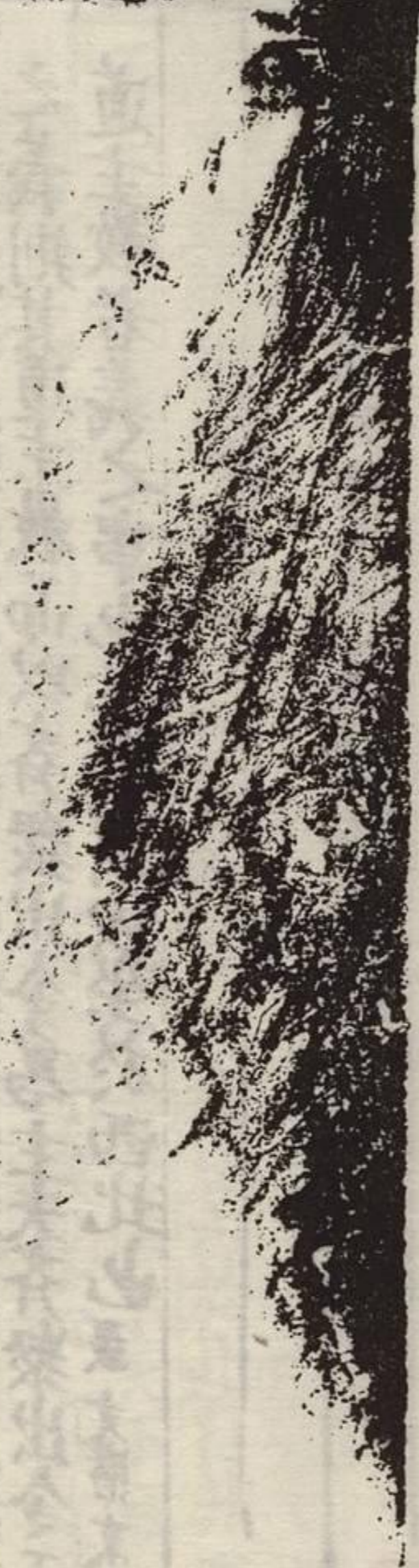
**晉書**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隸舊典賜大常給百匹丞博士及李生牛酒咸寧二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大書**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酬宴是耽危身敗德成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敝俗可先錄鄉飲酒禮一卷頒下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時議廉恥人知敬讓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冊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酒之頒於天下比來唯真率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遍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與臯老百姓勸遵行禮奏樂歌至白華之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或有位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之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大常且有樂器大常又備和聲請令天下三

五十七州簡有性識人於大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稍加勸獎以示風俗

**張曰**鄉飲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王屬民飲酒于序其主人所与為賓者與之所尊之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於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教而以齊衆出令為主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所以坐於西北也 張文潛末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三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通典', '卷三十', and '諸儒']*

禮

田獵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冬數民以其一焉冬數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王執

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旗帥執鼙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鈞鼓人職曰以路鼓鼗鬼事以鼗鼓立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鈞即鼓軍事以晉鼓鼗金奏以金

之司馬也鄭文謂士不執鼗鼓尚之於諸侯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音數遂以蒐田有司表貉音獲以教坐作

禁火擊獻禽以祭社春田為蒐有司表貉立表而貉祭也民

禁火擊獻禽以祭社春田為蒐有司表貉立表而貉祭也民

蒐舍如振旅之陣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以

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蒐舍草止之也軍有草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

載太常諸侯載旂軍車載旗師都載旒鄉遂載物郊野載旒

百官載旒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軍吏諸軍帥

汝田如蒐田之法羅敷致禽以祀枋枋田為枋林也

仲冬教大閱春辨旗



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

物鼓鐸鑼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

如戰之陣皆坐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中央表所以識正行

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

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

乃止三鼓捷鑼羣吏激旗車徒皆坐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鼓人者中軍各獲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



取其少耳音必二反及所擊鼓皆賦車徒皆謀及所擊至所  
當於上也天子諸侯皆賦車徒皆謀及所擊至所  
謂喜也音徒乃弊命致禽鐘獸于郊入獸以享亦徒乃  
因以祭四方之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牙田命主祠祭禽於  
四方是也又

說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發一不可誰能去兵歷代以來禍亂  
之作非武不定是以君子習之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王制  
曰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左傳曰

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二年治兵入而後旅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武儀

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艾蘭香草也防置旃以為轅門旃門即車以其轅表門以為葛覆質  
以為轅質葛覆也旃門中果也流旁控御擊者不得入流旁表門  
去門也容室也四下也車軌空也馬倏蹄連疾相投掩禽旅

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發過防弗逐不從  
奔之道也戰不逐之疑面傷不獻大勝不成禽不獻禽雖多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謂自標左而射達于右腰為上二為賓客

射宮取三十以供射且賓射而中田不得禽則禽得射而不  
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

攝冠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坐於武帳岡王公百官便

坐慢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以表護車殿中  
郎一人典護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十二兩

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二品以上權乃備鞞麾幡三品已下  
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  
護軍將軍一人督右  
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軍部  
之後尚書僕射以下

諸官曹令中華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留守填街位  
於雲龍門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  
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  
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  
上水一刻拈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爲一嚴殿中  
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  
之官著朱服集到廣莫門外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  
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拈三鼓爲一嚴上水  
四刻奏外辨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  
郎軍校劍後進夾上閣正直侍中負鹵簿通事令史帶龜印中  
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車正直侍中負輦  
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正直侍中次正  
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正直侍中佩信璽行鹵簿与正直  
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誼譯以次引出警蹕  
如常儀車駕出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感儀唱  
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迴轡正直侍中  
跪奏降輦次正直侍中稱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  
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鈿所立戟武賁毛頭文衣鷄尾以次  
到正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座幔省皇帝  
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內外從官及武賁悉變服鈿  
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官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  
旌鼓相見銜枝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  
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  
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麋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譟警  
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師屯左右旌門殿中  
中郎率候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  
禽諸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

冬送詣獲旗下付禽王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  
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奉立奉立庖厨正厨置罍酒俎肉  
于中達以糒享校獵衆軍至明正直侍中量官奏嚴從官還  
著朱服鈹戟復鞞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一刻止直侍中  
奏外辨皇帝著黑单介幘单衣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  
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正直侍郎稱  
制曰可正直侍郎俛伏起乘輿登釐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  
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道街先置前  
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迴輦止直侍中跪奏降釐次  
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跪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侍中  
散騎常侍等從至閣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  
訖罷

梁陳並依宋儀其具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  
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將軍督右大司

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槌一鼓爲一嚴三嚴訖  
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塵警蹕  
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羣芳比較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  
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命布圍領  
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  
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  
服鈹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枝而進甄常開一  
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  
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師屯  
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護車收禽  
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  
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以實獲車天子還

命有司毋會擇取三十一曰乾五二曰賓各三曰充君  
其餘即於圍下其將士禮畢改服鉞者鞞刃而還夏  
苗秋獮冬狩禮皆同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乘田之所鄉籍之官以  
旗物鼓鐸鉦鈹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  
軍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  
大司馬北面折豆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  
乘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  
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  
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襍於前以太牢祭黃帝軒  
轅氏於狩地為壇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漢免田  
致禽以祭社仲夏教友舍邊苗田仲秋練兵獮田仲冬大閱  
遂符其致禽享約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

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居長並來

朝真帝欲示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

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符二日兵部建旗於表

所五里一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定前一日諸將各

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

廻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面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

介幘乘輿猪車車飾如大駱重輪駕六黑驃大常

陳鼓笳鏡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

諸將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圍猪軻有司斂文

綾王公已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綾乃驅獸出過

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

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毋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綾次王

公發抗小綾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四夷

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而射達于右賜五為上等守達右耳

本為次等自左體達於右賜為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



凡領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卓卓一趣馬三

卓為繫一馭夫六繫為殿一僕夫六殿成校校有左右

駕馬二良馬之數麗馬一圍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

一馭夫良馬也善馬也馭夫中則僕夫也馭夫上士也馭夫自乘也馭夫其數二

百馭夫十六匹易駟為馬此應駟之策也至較變為一種者四百

六馬各一匹而王馬小備此較有左右則良馬一馭夫四

三十二匹五良一馭夫九千一百六十四匹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

九十六匹五良一馭夫九千一百六十四匹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

詩云騶此三千謂王馬之大數我履也騶馬自圍至

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王馬之數不相應入皆宜為大

馭夫四匹百三十二匹與王馬之數不相應入皆宜為大

其飲食簡其六節黃性也簡音倉也馭馬掌替正良馬而齊

乘治之相暨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焚地以除仲春

通淫仲春陰陽交乃物生之明可以合馬之牝馬質掌質馬

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賈若買以

物官商之使和也皆直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与其

晉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內旬之

者廣以齒毛身受之日戎馬之思也旬之外入馬耳內旬之

以毛色不以齒更任之過其任也其外不若旬之外入馬耳內旬之

用而死者不任春祭馬祖執駒龍馬祖天駒也考經說曰房為

駒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駒鄭玄謂執駒拘夏祭先牧頌

馬攻特其駒始養馬者其未聞夏通通之後攻其特為秋

祭馬社臧漢馬社也乘馬者社也春祭馬祖執駒龍馬祖天駒也考經說曰房為

講其於祭大澤用仲月剛日乙巳庚而壬戌為剛日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

齊一日攢柴於燎壇禮記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祖仲

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等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大唐馬祭因隋之制其儀如開元禮

李曰易之象以龍馬明乾坤之用夫乾坤之氣亦變化之大無窮而不可測而聖人獨以二物明之者何故以爲六之用不可得而極其可見昔際乎海深入乎蠻夷而無有涯畔人之力不足以勝之而馳騁戰鬪涉地之遠非用馬則弗能濟則地之用又莫若乎馬此易之所以重夫龍與馬借之於乾坤也國之寶畜獸之等夷莫重乎馬易象之貴周官之所列小雅曾頌之所載史氏傳記兵家之說所備兵之勝負繫焉國之虛實強弱繫焉亦蠻夷戎狄四方之民其俗不同其輕死而喜爲之中國寇盜一也然而能深入而爲大患者自古常在於西北不在於東南其故何也馬出於西北而不出於東南也冒頓單于數十萬騎困高祖於平城龍驪駁白皆從其方之色多馬如此故能屈中國之勢孝武乘文景之富奮擊匈奴匈奴少衰矣後以馬少遂無復出唐文皇帝既定天下帝其勝勢破突厥誅高昌平吐谷渾之戎繼以高宗碎高麗擄百濟而中國之地西至於焉耆北踰於陰山不得多馬之士故分防布於隴右而唐馬最盛今之馬大抵衰耗不及於漢唐者何也多馬之士不爲中國而爲狄也耶律氏之君以馬上爲國不騎則不能戰故其兵以馬爲命女真亦嘗通馬間市於我矣詔蠲大射島民租令操舟以泛馬耶律患之置戍於海岸而女真之貢不能至矣繼遷抗戰日久而馬大耗德明臣順以偷其安懷其種落專其畜牧者凡三十餘年寶元間至以谷量馬故元昊兵氣飄逸而爲邊患矣秦真雜羌雖以馬爲市然皆癘疾之餘中國固未嘗得之也西北之產不入于中國中國之所恃者以馬而已馬官日以弛馬政日以壞朝廷莫之計以矢兵備猝然有不得已之戰顧欲驅步卒馳沙漠而捍堂堂之鋒乎伯益知鳥獸之情也畜馬息故帝舜氏之以羸而界世其任非予牧于汧渭而有功

故周孝王邑之于秦而不奪其業王毛仲張萬歲強餘而  
知馬事故唐付之以閑廐監牧之政勳雖至開府而仍典  
焉是擇其人專其職又其任而責其功也今之群牧數十  
年之間爲之者凡幾人以知馬而任者誰邪任之而有或  
効者誰邪以無勞而得大譴者又其誰耶間有可任者亦  
未及究馬之情譜馬之數而徒矣故馬官視馬之耗登蔑  
若秦人視楚人之亡羊而弗知恤此因馬之所以不繁也  
周之時有廋人校人圉師牧師趣馬巫馬咸專其事而不  
復治心春秋之時鄭雖小國以下大夫爲師則其餘列國  
莫不有馬官矣故任以職專其政率而畜牧遂字今嘗求  
知馬之人而任之惟貴與侍從之臣用其資治送死而兼  
領焉上之任之也爲恩而已非痛責以馬事也下之受是  
任幸增廩給便役使而已弗以其事自任也故不親其勞  
不患其務田業有遺利吏卒有遺力因之寶畜聚散於沮  
如鴻齒之澤暴露於冰雪無水草之野相枕籍饋露而數  
以大耗可不爲之惜哉夫畜牧止家人野夫之事亦少多  
之食出入之時惟其便而不可以素爲之節要在適馬之  
性使蕃息而已矣不知付之于其人治之如家人野夫之  
事而嚴爲條教舊令日積而新請繼至吏卒惶惑不知多  
以爲者馬之疾不同而不敢殊其寒溫之劑肥瘠老壯所  
任之不同而不敢不均其出入與食之少多苟欲以文  
法治馬求國馬之蕃不可得也今欲養馬者必擇其人  
必專其職必以其任使畢力於事而後可以之廢置卒  
之誅賞寒暑耕牧壯食息之節適之相宜一切无  
束以小法惟視其歲增之數如何則馬政卒而兵備漸實  
矣 國家於閑安无事之時其兵常在於因循不能先事而  
有所思一朝急猝之變起則煩擾而不知措以敗大事爲  
中國無窮之厚惟此又非可以函索而得者可不預慮之



哉 李康臣文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三十





